

丟棄與新生

有句老話叫「舊的不去，新的不來」。不過這句常常掛在人們嘴邊的老話，卻很少有人把它和自己的人生聯繫起來：生活是否也可以讓「舊」的去「新」的來呢？

魯敏的小說《奔月》告訴我們：「舊」的可以去，「新」的未必來。小六在一次車禍中死裏逃生，她竟乘亂興起了一個念頭：她要丟棄過去，成為一個「失蹤者」。為此，她來到一個叫烏鴉的地方開始了她新的人生——她要一切從頭開始，曾經任過白領的商貿公司丟棄了，丈夫賀西南和情人張燈也不要了，她是鐵了心要斬斷與過去的聯繫，徹底擺脫既往的也是既定的「舊」束縛，期盼在「新」中找回「自我」。

小六「失蹤」產生的多米諾骨牌效應引發了各種人生震盪：賀西南和情敵張燈居然成了朋友；綠茵因為小六的失蹤得以乘虛而入；張燈失去了小六的肉體卻在網絡世界和她產生了精神共鳴；小六的母親則證實了自己的「失蹤理論」……小六的失蹤不但使她自己「變了形」，也讓她過去的舊世界「走了樣」。

然而小六終究未能在新世界久留，最後她還是回歸了過去的「舊」——可是經歷了「失蹤」的小六真的能回到「舊」嗎？賀西南已正式向綠茵求婚；母親也不復從前的「陰鬱和冷淡」；而有過肌膚之親的情人張燈，也未能再與她接上頭。

「舊」的已去，「新」卻不像是真的「新」，這是小六在「解放」自己之後才懂得的道理——人生可不是生活中的罐頭，去了「舊」的換來「新」的。丟棄過去曾令她為之神往，而她的歸來卻更像是一場夢。

然而，不放縱一下自己「失蹤」一次，小六又怎麼能知道這些人生道理呢？「奔月」固然如同水中撈月是個徒勞，但這樣的徒勞，也是人生意義的一部分啊。不嘗試一下「新」路，何以抵抗「舊」的慣性？何以走出「舊」的疲倦？何以知道人生還有另一種可能？就此而言，小六其實是從「丟棄」中獲得了「新生」。丟棄與新生，是魯敏告訴我們的人生辯證法。



過眼錄 劉俊
逢周二見報

近段時間，內地高校招生工作正在密鑼緊鼓進行中。因為網紅教師張雪峰在志願諮詢時直言不諱地聲稱，「如果孩子非要報新聞學，會一棍子將他打暈」，讓「選擇專業應以理想為重還是向現實低頭」的話題在輿論場上持續升溫，熱議不斷。

批評張雪峰者認為，單純以就業率和薪金高低來衡量高等教育的價值，未免過於功利和短視。而完全忽略個人的興趣愛好及理想追求，即便選擇了看似熱門的專業，在漫長的奮鬥歲月中，恐怕也缺乏成就一番事業的內驅力。

但張的擁躉卻認為，當前很多大

學專業設置華而不實，缺乏規劃。譬如，全國約有七百所高校開設新聞傳播學類專業，連一些理工類、農林類、體育類院校也盲目跟風，多達二十萬的本科生人數，在就業市場顯然處於供過於求的尷尬境地；且一些高校的課程設置與行業需求存在脫節，教新聞的沒做過新聞，培養學生只流於紙上談兵、坐而論道，教育質量自然堪憂。張雪峰一句「閉着眼隨便報，都比新聞學好」，話糙理不糙，不過是不留情面地撕下「皇帝的新衣」而已。

更重要的是，在經濟增長放緩、就業市場飽和的大背景下，很多專業

面臨着「畢業即失業」的殘酷現實。無視這種困境來妄談理想和興趣，犯的是「何不食肉糜」的毛病。而張雪峰以就業和賺錢為尺度，給出世俗意義上「性價比高」的建議，勸告懵懂的家長和考生「少走彎路」，不失為一種具有實用價值的職業規劃指導。

客觀來看，支持與反對的聲音，都各有理據。但人生的諸多抉擇，並非邏輯嚴密的推理題，不可能每步都踩準標準答案。很多人都對自己當初選擇了「天坑專業」懊悔不已，但如果重來一次，他們一定會聽從旁觀者的建議嗎？而放棄理想屈從現實，人生就一定會更好嗎？顯然未必。

理想向左，現實往右

選擇初心還是苟且，取決於每個人的價值排序。有人盯着腳下的六便士，也有人渴望仰望頭頂月亮。所以，理想主義者不必鄙視功利主義者的市儈，功利主義者更不必嘲笑理想主義者的迂腐。至少在新聞行業，認清真相後依然義無反顧者，值得每一份讚賞和致敬。



十八彎 關爾
逢周二見報

同唱一首《灣》

作為粵港澳大灣區的文化品牌，「灣區升明月」電影音樂晚會匯聚海峽兩岸和港澳地區電影人、音樂人，以全明星、全金曲、全共鳴引發全民熱潮。雖然晚會迄今只舉辦過兩次，但有一首粵語新歌卻唱了又唱，華麗登場，這就是「灣區升明月」首場晚會主題曲《灣》。

《灣》首唱於二〇二一年的中秋之夜，「灣區升明月」二〇二一灣區中秋晚會在深圳舉行。久未公開演出、多年未唱粵語新歌的王菲，一襲白衣登台，在緩緩流轉的世界名畫

《星空》的背景之下，獻唱一曲《灣》，空靈歌聲飄盪在高遠「星空」，非常契合「灣區升明月，天涯共此時」的晚會主題。《灣》借鑒了流傳甚廣的廣東傳統童謠《月光光》，讓「月光光，照地堂」的歌詞穿越其中，新詞舊韻，水乳交隔。王菲的天籟歌聲和獨特風格，唱出《灣》「在這人間銀河」的意蘊與柔情，讓大灣區的觀眾倍感親切。

當舞台上《灣》的旋律再次響起，已是一年半以後。「灣區升明月」二〇二三大灣區電影音樂晚會六

月二十九日在香港舉行，獻禮香港回歸祖國二十六周年。這一次，由內地歌手周深演唱《灣》，一方面與王菲同唱一首歌，珠玉在前；另一方面演唱者不諳粵語，在大灣區觀眾面前演繹粵語歌更是一場挑戰。周深本人亦不諱言「壓力很大，但希望能把對灣區的愛唱進歌裏。」從舞台效果來看，周深演唱的《灣》，聲情並茂，其中「月光光，照地堂」選段，更有一種類似童聲的穿透力和感染力。

《灣》的詞作者是「灣區升明月」晚會的總策劃、總導演王平久，

曲作者是音樂人常石磊。在廣州長大的常石磊稱，參與晚會主題曲的創作，讓自己有一種「回家了」的感覺。談及《灣》借用傳統童謠《月光光》的歌詞，常石磊深感一首可以傳唱下去的歌，說明歌好聽，說出了百姓的故事。



童眼觀世 梁戴
逢周二、四見報

《別叫我「賭神」》

《別叫我「賭神」》於二〇一九年拍攝，直到今年才全線公映，電影公司也許有其商業市場的考量。影片本身滿載多年前的港產電影味道，劇本不無瑕疵，但在疫後社會逐漸復常之時，溫馨和振奮人心的故事，仍然值得觀眾支持。

周潤發飾演的吹水輝有點當年《阿郎的故事》影子，只是主角從電車車手轉換而成病態賭徒。無論阿郎抑或吹水輝，套用香港人現代俗語就是「渣男」，即是只顧自己的生活而不理會身邊的女伴。除此之外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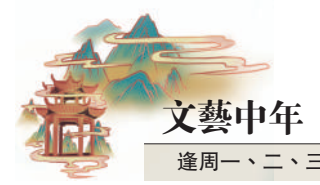
阿郎與吹水輝都要學習如何當一個父親，從中為自己當年的孽債贖罪。

吹水輝是澳門的其中一個賭徒，年輕時邂逅社工李姑娘，多年後李姑娘帶同自閉症兒子阿陽尋回生父，《別》其實是描寫一段父子重認的過程。接近兩個小時的故事，吹水輝與阿陽的親情發展關係描寫得甚為細緻，過程中產生的戲劇矛盾，以及吹水輝沉迷賭博的惡行亦令人警惕。阿陽的自閉症徵狀能夠配合劇情進展，例如偏執頑固的行為，以及身體的敏感狀況，都令角色形象立體生動。然

而，當初一個病態賭徒如何能與一位女社工發生感情關係？李姑娘與吹水輝分別多年，既知對方現在仍然嗜賭，怎會就此將自閉兒子交還對方？這些都是劇本存在的先天缺憾。

然而，周潤發是一位能將電影「起死回生」的演員，他生動演繹賭徒吹水輝的角色，有點像上世紀八十年代他的其中一齣成名電視劇《親情》，當年那個「木咀輝」的形象又再活現觀眾眼前。《別》末段他細緻流露的父親感情，亦能打動觀眾情緒。

香港觀眾慣稱周潤發為「發哥」，因為他不單演技出色，銀幕下亦令人敬佩。他沒有明星架子，近年更經常推廣跑步運動，《別》的尾聲似是將發哥的真實生活融合於劇情之中。發哥積極和樂觀的個性，能為所有觀眾帶來正面影響。



文藝中年 輕羽
逢周一、二、三見報

姐弟戀

時代開放，男女日趨平等，姐弟戀愈見增多，究其原因，不少女性經濟獨立，並不期待從婚姻中尋找什麼保障。既然有心自由選擇對象，當然不會草率從事，要去尋找對的人，相互喜歡且心靈契合的人，年齡大小便不再是重要條件。在男性角度，若被大齡女性吸引，必定有些原因，對方或溫柔美麗或聰慧善良，或擁有其他女子不具備的優勢。

台灣某歌星近日宣布求婚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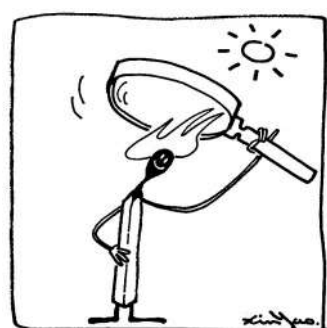
功，女方是大他十四歲的經理人，二人已維持地下情十六年，感情卻未轉淡。傳媒報導準新娘學歷高，智商情商皆在線，看來姐姐型女友不管多大年齡，首先自身要夠強大夠有魅力。

幾十年前我曾在晉南見過一對姐弟戀個案。他是富農家獨子，一九四九年前，其父母為傳宗接代，替他娶了位十八歲女子，那年他九歲，後來他們生了幾個孩子。我第一次走進他們家門時，他正紡線，

旁邊是織布機，也主要由他操作，他人到中年仍是高大有型，像個讀書人，她就老得不像話了。村人都說下地是她，上台捱「批鬥」也是她，他不大出門當然白淨，但大家又說二人好得很，從不吵架。



紅塵記事 慕秋
逢周二見報



聚焦產生能量，成功在於專注。

漫條思理 鄭辛遙
逢周二、四見報

夏日碳水

初伏說碳水，也實在是人類理性跟口腹欲的一場較量。

我心裏有個邏輯，在悶熱悶熱的天氣裏都能攪動胃口的食物，那必然已接近「登峰造極」，就像贏過了冠軍的選手，別講什麼運氣，有運氣的人，往往大多數也是順遂的。可惜這樣的「天選之子」難遇，除了極具季節特色的涼麵，就是老廣東的招牌把式「雲吞麵」。跟前者相比，它巧妙在四季皆宜，一手好牌，什麼時候打，什麼時候贏面都很大。

第一次吃雲吞麵是在港讀書時，熱到「魂飛魄散」，迷迷糊糊走進一家茶餐廳。點了菜單上「推薦」的第一位，剛喝一口湯便神清氣爽，後啖一口麵，那一天的快樂，在記憶中直到現在還棱角分明。

很多人愛碗中的雲吞，因為皮薄餡香，大大的蝦仁也不油膩，如果吃到蝦子，味覺的層次感馬上再升一級。整個口腔裏挾着潮水的豪邁和奔放，眼前的黏膩立刻變得渺小而不值一提，鮮和爽，是夏日裏殿堂級的搭配。但我卻獨獨執著於彈牙清涼的竹昇麵，畢竟在此之前，我們概念裏的麵，量詞都可以湊成「坨」，可一旦「這坨麵」出場，整頓飯也就垮掉了。唯有這碗氣質清奇，在所有品類的麵裏，也算最有風骨的，立於湯中堅守原位，絕不渾渾噩噩放棄自我。一碗好的竹昇麵，才不會讓雲吞搶去風頭，恰到好處的碳水就是靈魂，吃上去不單單彈，甚至會有一點「脆」。所以嗦竹昇麵，真的是會上癮，上癮於知音難遇的透亮，還有雁過留痕的鴨蛋香。

而雲吞麵的湯，也是夏天喝不膩的。豬骨高湯的香滑，加上大地魚蝦的鮮，讓本來就容易掛味的麵條更加迷人，咕嘟咕嘟喝下幾口，竟然開懷開胃，煩躁全無。如此寶貴的碳水，大概也不愧為夏天清爽的啟蒙吧！



食色判答
逢周二、三、四見報

另類活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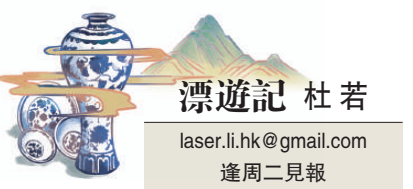
香港的歷史活化成績有目共睹，中區警署被活化為大館，觀賞價值與商業價值並存，屠宰場活化為牛棚藝術村，徙置大廈被活化為美荷樓青年旅舍……這些活化或多或少都有政府牽頭組織的影子，觀感也多少帶着一絲文藝氣質，是文藝青年影像「出片」的好去處。內地的許多城市，也在對歷史建築進行活化，只不過，他們的活化方式略有不同。

上周到武漢出差，武漢作為中國歷史上著名的古城，有着兩千多年的城建歷史，城中的黃鶴樓更是全國聞名。而作為清中後期至民國時期的「超級都市」，武漢三鎮中的漢口經濟發達，是當時中國僅次於上海的國際大都市，繁榮程度位居亞洲前列。從民國時期建設的漢口海關江漢關大樓一路沿江而上，民國時期的建築鱗次櫛比，沿江漫步，在沿江大道一側，是新開闢的市民健身綠道，而另一側，則是曾經有着無限江景的銀行大廈，正如上海外灘一般，彼時的外資銀行大

樓，如今已經換上了國有銀行的招牌，但依然有着當年的典雅與雍容。

但是從江濱往市區稍走兩步，「畫風」就會驟然改變。古典主義的四明銀行舊址搖身一變成為了接地氣的服裝品牌的選址，漢口西門子洋行舊址，則變成了集手機贴膜、手機維修於一身的維修中心，商會曾經的總部，則變為了茶館和熱乾麵早餐舖，雖然功能已經變得如此「貼地」，可建築的外觀顯然已經過修繕。

各地的活化都基於自己的實際情況，開動了腦筋。不管這些建築現在用途如何，至少它們都免去了被拆除的命運，仍然在歷史舞台上展現着自己的魅力。



漂遊記 杜若
laser.li.hk@gmail.com
逢周二見報

多變的時尚色彩

在三十多攝氏度的高溫天氣下，提早觀賞今年秋冬的時裝色彩趨勢，也別具風味，好像立時有點秋意的感覺。

個人對顏色的選擇各有不同，有朋友會喜歡雅淡一點的色素，但也有人喜愛較濃烈的色彩，就如香水般，對清淡與濃烈的香氣各有喜好。而把色彩放在服裝上，不同的色調會直接影響到衣服風格，所以設計師會把顏色視為重要的部分，每季都會有不同的流行色彩趨勢。

今年的秋冬，紅色將會成為矚目的潮流顏色，如果你想走在時尚尖端，就勿忘把一點紅色放在衣飾上。只要你看一看今年的時裝展會中，不論是一眾新興的時裝品牌，或是傳統的時裝名牌，都會把紅色融入產品中，像意大利名牌推出的手袋，就用了黑色的包身，以紅色圖案點綴在袋上，再配合一件黑色外套，完全發揮了紅色的魅力。還有品牌不但把紅色用在連衣裙上，也把編織手工藝用在紅色的鞋子

中，完美演繹品牌對流行色彩的獨特設計。

今年秋冬時裝除了一些意大利產品，也有時尚品牌以馬術元素為主題設計，充滿活力動感，毛衣上有馬匹圖案印花，配合黑色造型的服裝，這組合也配有一條紅色圍巾，是天衣無縫的紅黑配，也另有品牌運用紅色系列設計出針織衣飾和紅色的大衣等時尚服裝。而經典的時裝名牌，在本季的時裝展會場上，用紅色的布置，更加深了紅色在秋冬時裝中的影響力，會場沒有華麗的背景，焦點都集中在那魅力的紅色氣氛中。

在東方文化傳統包括衣飾上，紅色是非常受重視的色調，也是節慶日子少不了的色彩，是好運、歡樂和象徵吉祥的幸運顏色。



衣尚蕙蕙
逢周二、四見報